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Anne of Green Gables

绿墙安妮

—— [加] 露西·蒙哥马利 / 著 解雅乔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Anne of Green Gables

绿墙安妮

—— [加] 露西·蒙哥马利 / 著 解雅乔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墙安妮/(加)蒙哥马利(Montgomery,L.)著;解雅乔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综合卷.第2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51-8

I.绿… II.①蒙…②解… III.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4791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绿墙安妮

作 者 (加)蒙哥马利

译 者 解雅乔

责任编辑 苏朝红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51-8/I·2246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 一 章	雷切尔·林德太太的惊诧	1
第 二 章	马修·卡思伯特的惊诧	9
第 三 章	玛丽拉·卡思伯特的惊诧	23
第 四 章	绿墙农庄的早晨	30
第 五 章	安妮的身世	37
第 六 章	玛丽拉的决心	43
第 七 章	安妮祷告	49
第 八 章	开始培养安妮	53
第 九 章	雷切尔·林德太太吓坏了	62
第 十 章	安妮道歉	70
第十一章	安妮对主日学校的印象	78
第十二章	庄重的誓言和承诺	84
第十三章	期待的喜悦	91
第十四章	安妮的坦白	97
第十五章	小学校的风暴	107
第十六章	狄安娜应邀赴茶会,结果可悲	123
第十七章	生活的新乐趣	135

第十八章	安妮参加营救	142
第十九章	音乐会、灾难和自白	152
第二十章	一个出色的想像出了毛病	165
第二十一章	调味品中新起点	172
第二十二章	安妮应邀喝茶	183
第二十三章	安妮自尊的不幸事件	187
第二十四章	斯塔茜小姐和其学生组织演出	194
第二十五章	马修坚决主张宽袖	199
第二十六章	组织故事会	210
第二十七章	虚荣与精神烦恼	218
第二十八章	不幸的百合姑娘	226
第二十九章	安妮生活的新纪元	235
第三十章	组成女王班	244
第三十一章	小溪与河流交汇处	256
第三十二章	公布录取名单	263
第三十三章	旅馆音乐会	271
第三十四章	女王学校女生	281
第三十五章	女王学校的冬季	288
第三十六章	荣誉和梦想	293
第三十七章	名叫死亡的收割者	299
第三十八章	柳暗花明	306

第一章

雷切尔·林德太太的惊诧

雷切尔·林德太太生活在阿冯利干道插入一座小山谷的地方。小山谷两侧种满桤树，长满好像女士们的耳坠一般的果子。一条小河横向穿过路面，它的发源地是远方古老的卡斯伯特领地的森林，经过森林的上游部分，有僻静的池塘与瀑布，以纵横交错的小溪著称；但当它流到林德谷的时候，却变为一条平静、笔直的小河了。原因是，不管什么事物假如不恰当地想一想体面与礼节，是无法通过雷切尔太太的门口的，也包括一条小溪。或许，小溪认识到雷切尔太太正在窗前坐着，有神的眼睛总是看着窗子外面经过的一切，从留意小溪与孩子开始，只要发现有什么奇怪和看不惯的事儿，她就要打听清楚，那样才能安心。

在阿冯利与它外边的一些地方，很多人因为忽视他们个人的事情，能密切地留意左邻右舍的行动；但是一些有才能的人却不但能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同时也能注意其他人的事情，雷切尔太太正是这些人里的一个。她是一个能持家的家庭主妇，手里的活儿从来都是早早地做完，并且完成得很好；她“设立”了缝纫组，协助创办了主日学校，她也是教会救助团体与海外慈善会最好的支持者。但就算是这样，雷切尔太太仍然能够找到许多时间，一连几个钟头坐在厨房窗前，缝“衬棉絮的”被子——像这种被褥她已缝好十

六条了，阿冯利操持家务的主妇惯于用严肃而尊敬的口气这样告诉其他人——并且用犀利的目光看着这条经过山谷，向远方直上直下的红山丘曲折而上的干道。阿冯利有一座三角形小半岛，直接伸进圣-劳伦斯湾，半岛两侧临水，因此进出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要路过山丘干道，受到雷切尔太太洞悉一切的目光的无形监视。

在六月开始的一天下午，她又在那里坐下了。暖和而明媚的阳光透过窗子射了进来，屋下斜坡上的果园内绽放着白中带粉的花朵，正如新娘脸上泛起的红晕一般，千千万万的小蜜蜂在花朵周围嗡嗡叫着，托马斯·林德——阿冯利地方的人称他“雷切尔·林德的丈夫”，一个消瘦、矮小、温和的男人——正在谷仓后边山坡的田地里种晚萝卜；现在，在绿墙农庄附近那一片红色的河边田地里，马修·卡斯伯特也应当在种他的晚萝卜。因为昨天晚上，在卡莫迪的威廉·J·布莱尔的杂货店中，雷切尔太太听见他对彼得·莫里森说，他想第二天下午种萝卜籽，因此她知道。当然了，这是彼得问到以后他才说的，因为众人皆知，马修·卡斯伯特生平从来没有主动将自己的事情对别人说过。

但是，在忙碌日子的午后三点半，马修·卡斯伯特却跑到这里来，慢悠悠地赶着车经过山谷上了山坡；更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他戴着一条白色硬领，还穿着一身最漂亮的衣服，很明显，他想去阿冯利小半岛的外边；他驾着栗色母马拉的轻便马车，这说明他想走很长的一段路。那么，马修·卡斯伯特到哪里去呢？他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呢？

假如那时候阿冯利大道上另外还有一个男子，那么喜欢巧妙地将一些事情综合在一起的雷切尔太太也许就能对这一问题猜得差不多了。但是马修不经常外出，肯定是有重要的、不平常的事情等着他去解决；他是天下最害羞的男子，不爱和陌生人打交道或是去他可能要和别人谈话的地方。但现

在，马修戴了一条白色的硬领，还赶着一辆轻便马车，这可是一件难得见到的事儿。雷切尔太太费脑筋想了很久，却什么都没想出来，因此她整个下午的兴趣就这样被打消了。

“用过茶点，我就走路到绿墙农庄去，从玛丽拉那里打听出他到什么地方去，去做什么，”这个值得尊重的妇人最终做出决定。“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他通常不去镇上，并且，他也从来不走亲访友；假如是萝卜籽没有了，他也没有必要这样打扮，赶着马车去买；如果是去请医生，他又走得这样不紧不慢。对了，从昨天晚上到他外出，肯定出了什么事儿。我真弄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打听出是什么事儿使得马修·卡斯伯特今天离开阿冯利，我的心情和良心不会有片刻安宁。”

于是，吃过茶点，雷切尔太太就出门了，她要走的路很少。卡斯伯特家住的草木横生、种满果树的大房子在路的另外一边，距林德的山谷不足四分之一英里远。当然，又窄又长的小路令路程看上去要远得多。马修·卡斯伯特的父亲像他儿子一样害羞、寡言少语，当时建立家宅的时候，他尽量离他的同胞远点儿，只差没完全隐居到森林中去了。绿墙农庄建在他开垦出的那块土地的边上，在干道上几乎看不到。阿冯利别的居民的房子紧紧地排列在干道两旁。雷切尔太太觉得住在那种僻静之处，并不能叫作生活。

“这只能算作住在那里，”她走在有很深的辙印的小径上时这样说。小径上满是绿草，路旁是野玫瑰丛。“孤零零的避开别人，呆在这样的地方，也难怪马修与玛丽拉都带些孤独怪僻的味道。树木并非什么好伙伴，但是老天知道，假如它们确实是不错的伙伴，那倒随便要多少有多少。我可是愿意将人当成观察的对象。可以断言，他们看起来倒是很满意；可是我认为，他们大概是习惯了。不管什么事情，人都会慢慢适应的，甚至连被人绞死也包括在内，就像那个爱尔兰人所讲的一样。”

这样想着，雷切尔太太离开小径，进入绿墙农庄后面的院子。院子里一边是颇有名望的大柳树，一边是形态拘束的伦巴底树，整洁干净，随风流翠。看不见一根零落的树枝或者一块碎石，如果有，雷切尔太太早已看到了。她暗暗点头，觉得玛丽拉·卡斯伯特收拾院子和她自己收拾房间一样勤快。

雷切尔太太轻轻地叩了叩厨房的门，得到允许以后，她进入屋子。绿墙农庄的厨房是一个令人惬意的房间——也可以说原本是能令人感到惬意的，假如它不是太洁净，看上去像一间弃置不用的客厅的话。厨房的东西两边都有窗户；透过向西的那扇，能看见后院，六月里温和的阳光从窗子里倾泻而入；但是假如向东边的窗户瞥一眼，你会看见果园左侧盛开着洁白花朵的樱桃树，还有溪边山谷下摇荡而顾长的白桦树，这个窗口被挂在上面的纠缠在一起的葡萄藤染成一片绿色。玛丽拉·卡斯伯特就坐在这儿。她对阳光一直有些怀疑，认为在这需要用心对待的世界中，阳光好像太轻浮和随便了。此刻她坐在这儿，正在织着毛线，背后的桌上已经做了用晚饭的准备。

雷切尔太太刚把屋门关上，就已将桌上所有的东西记在了脑子里。桌子上有三个盘子，这样看来，玛丽拉肯定是在等马修带回某个人来喝茶；但盘子中却全是一般食品，只是酸苹果酱和一种饼子，看上去她等待的客人绝不是重要人物。但是，马修的硬领以及那匹栗色的母马又是怎么回事呢？雷切尔太太几乎被安静而又没有任何神秘之处的绿墙农庄里的这件不平常的怪事搞糊涂了。

“晚上好，雷切尔，”玛丽拉快乐地说，“今天晚上天气太好了，难道不是吗？坐下来吧，你们家人可好？”

玛丽拉·卡斯伯特与雷切尔太太之间有过、而且始终有一种友情——没有其它的词儿可以用，只好这样称呼那种关系——也许就由于她们二人完全

不同，才会接触。

玛丽拉是一个瘦削而高大的女人，棱角分明，身体笔直。她漆黑的头发已经带上了几根白发，在脑后结实地盘着一个小发髻，一对金属发夹用力地插在里边。她看起来经验肤浅、思想单调，其实她也就是一个这样的女人，但是她的嘴巴周围的神情弥补了她那严肃神态的不足，这种神情要是再略微发展一点儿，也许就会被认为带着诙谐的意味了。

“我们大家都很好，”雷切尔太太说，“但是，当我今天看到马修外出时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你身体不适呢。我认为他也许去请医生了。”

玛丽拉的嘴唇高兴地动了动。她已猜想到雷切尔太太会来；她知道，看见马修这样莫名其妙地离家外出，她的这位邻居是怎么也无法抑制住好奇心的。

“哦，不，我身体很好，尽管昨天非常头痛，”她说道，“马修去布赖特河了。我们从新苏格夏的一个救济院领回一个小男孩，他坐今天晚上的火车来。”

就算玛丽拉说马修是到布赖特河去接一只从澳大利亚来的袋鼠，雷切尔太太也不可能比现在更惊诧。她呆在那儿足有五秒钟。玛丽拉肯定不会和她说笑，但雷切尔太太却几乎不能不这样想了。

“你是和我说笑吧，玛丽拉？”她终于又能讲话的时候，这么问道。

“不，不是。”玛丽拉说，就像从新苏格夏的救济院领个男孩回家，是管理有序的每家阿冯利农舍的一件春季寻常事务，而并非从未听到过的希奇事。

雷切尔太太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她用带着感叹号的语句想着。一个男孩！在这么多人里边，竟是玛丽拉与马修·卡斯伯特最先想到领养一个男孩！从救济院里！天啊，这世界肯定是倒过来了！她将来不可能再对其

它什么事情感到惊讶啦！永远也不会啦！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她漫不经心地问道。

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就干出这种事情，肯定是不不会得到赞同的。

“啊，我们有一些日子始终在想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考虑了一个冬天。”玛丽拉回答说。圣诞节的前一天，亚历山大·斯宾塞太太到这里来，说她准备春季去霍普镇上的救济院领个小姑娘。她的表妹在那儿住，斯宾塞太太去看望过她，对那里的情形非常熟悉。从那之后，我和马修就常常提起这个话题。我们希望有个男孩。你知道，马修岁数越来越大——他都六十岁了——手脚不如过去利落了。他的心脏又为他添加了很多苦恼。你知道，想找人帮忙，是很难的。除去那些呆头呆脑的还没有成年的法国小男孩，请不动任何人；当你真叫一个法国小男孩闯入你的生活，掌握一些本领，他就立即不认真工作，离开这儿去龙虾罐头厂干活，要不就是直接去美国了。开始马修提出要个养育院的男孩，不过我没有答应。‘或许他们很好——我没有说他们不好——可是我决不要伦敦街头的阿拉伯人，’我说，‘起码要给我找个土生土长的。当然了，不论要谁都带着冒险的可能性。可是，假如带回个本国出生的加拿大人，我会觉得安心一点儿，晚上也会睡得踏实一点儿。’因此最终我们商定请斯宾塞太太去领她的小姑娘的时候给我们也带个回来。上周我们听说她就要去了，于是叫理查德·斯宾塞的住在卡莫迪的家人带信给她，请她给我们带个差不多十至十一岁的聪明而又靠得住的男孩回来。我们觉得这是最佳年龄——年龄不是很小，来了就能派上用场，干些零活儿；也不是特别大，能适当地进行管教。我们想给他一个温馨的家，还想送他读书。今天，我们接到了亚历山大·斯宾塞太太发来的电报——邮差从车站带来的——说他们坐今天晚上五点半的火车来。因此马修去布赖特河接他。斯宾塞太太会将他留在那里。至于她自己，当然是接着坐火车到白沙站去了。”

雷切尔太太一向对发表个人看法感到满意；现在，在调整了自己的心情便于适应这个令人惊讶的消息以后，她又开始从容不迫地交谈了。

“听好了，玛丽拉，实话告诉你，我认为你正在做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一件冒险的事情，绝对是这样。你不知道自己将有一个怎样的孩子。你将把一个不认识的孩子领到家里来，但你对于他的事情却一点儿也不了解，不知道他的性格怎样，父母是什么人，他将来又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对了，就在上周我还从报纸上看到，说小岛西部有一对夫妇从救济院领回一个男孩，他夜间放火把房屋烧了——是有意放的火，玛丽拉——差点儿将他们烧死在床上。我还听说过另外一件事，一个被领养的孩子喜欢喝生鸡蛋，他们无法使他改掉这个毛病。假如你问我对此事的看法——但你根本没这么做，玛丽拉——我会说老天保佑，这样的事情想也不要想，仅此而已。”

这种只能添加对方痛苦的安慰话好像根本没有惹怒或者吓住玛丽拉。她从容镇定地接着织毛线。

“我承认你讲的话也有道理，雷切尔。我自己也曾有过怀疑。但是马修却对这件事下了相当大的决心，我可以看出，因此就妥协了。马修难得对某件事情坚持自己的意见，只要他下定决心，我总认为我最好应当让步。要说冒险，人在这个世上不管做什么，几乎都得冒险。自己生孩子还要冒险呢，假如有个什么不测，总是无法摆脱倒霉的命运。何况，新苏格夏距这座岛特别近，我们也不是去英国或者美国带他回来。他肯定不会与我们有太大的区别。”

“那好，我希望有个好结果，”雷切尔太太说，她的语气显然表明她对此表示怀疑。“假如他放火烧毁绿墙农庄，或是往井里投了毒药，到那时你千万不要怪我没有警告你——这是我听说的在新不伦瑞克发生的事情，那儿一家救济院的孩子就做过这种事，最后全家悲惨地丢掉了性命。但是，这件

事情中的孩子是一个女孩。”

“是呀，我们可不是领养一个女孩，”玛丽拉说，好像往井里投毒完全是女性所干的事，对男孩而言是没有必要担心的。“我们从未想过领养一个女孩。我不知道亚历山大·斯宾塞太太为什么这样做。但是这一点，假如她产生收养整个救济院的想法，她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雷切尔太太原本打算等马修和他领养的孤儿回来以后再离开，但是又想到起码还得等漫长的两个钟头，于是决定到罗伯特·贝尔家里去，向他们讲述这件新鲜事儿。这肯定能引起很大的轰动，而雷切尔太太正是很愿意引得人们激动的。接着，她离开了，这多少令玛丽拉心里轻松了一些，因为后者觉得在雷切尔太太低落情绪的影响下，自己的怀疑和惧怕正在恢复。

“哎呀，这儿发生的事情和即将发生的事情太有趣了！”雷切尔太太走在小径上的时候，失声说道，“看上去我好像是在梦中。哦，我很同情那个不幸的小家伙，这是毋庸置疑的。马修和玛丽拉对孩子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还奢望那孩子比他的祖父更伶俐、更可靠呢，这是说要是他有祖父的话，但他是否有祖父，事实上还不能肯定。无论如何，想到绿墙农庄即将有一个孩子，总觉得有些令人难以置信；那里还从来不曾有过孩子，新房盖好的时候，马修与玛丽拉已经长大了——就算他们以前是孩子，如今看他们的表情也很难使人相信。无论如何我也不想成为那个孤儿。哎哟，但是我同情他，仅此而已。”

雷切尔太太满心激动地对野玫瑰丛这样说；假如此时她看见那个正在布赖特河车站平静地等待的孩子的话，她的同情心就会更强烈、更深沉。

第二章

马修·卡斯伯特的惊诧

马修·卡斯伯特与那匹栗色母马悠闲而缓慢地驶过八英里的路程，前往布赖特河。这是一条景色秀丽的路，路两边是排列得非常整齐的农庄，时常有一小片胶枞树林穿过其中，或者是一条山谷，那儿野李树伸着它们盖了一层薄雾的花枝。空气中充满苹果园与草地的芬芳气息。草地沿着斜坡，一直伸到远处弥漫着蓝灰色与紫色烟雾的地平线；这时候——

“小鸟儿尽情歌唱，
好像这是一年当中惟一美好的夏季时光。

马修在路上照自己的方式悠闲地赶着马车，除非偶尔遇见妇女，他不得不向她们点头问候——因为在爱德华王子岛，人们应当对路上碰见的人一一点头，不管是不是认识。

马修害怕所有的女人，只有玛丽拉与雷切尔太太除外；他经常紧张不安地感到，这些使人不可琢磨的家伙正在暗暗地嘲讽他。他这样想或许没错儿，因为他是一个相貌怪异的人，身体笨拙，铁灰色的长发一直垂到瘦弱的肩头，那一大把柔软的褐色胡子是他从二十岁的时候留起来的。事实上，他

二十岁时的样子与他六十岁时几乎一样，只不过少了一点儿灰白色而已。

他到了布赖特河，没有看到火车的影子；他原想自己来早了，于是把马安置在布赖特河小旅馆的院子中，朝火车站的站房那边走去。很长的站台上似乎没有多少人，惟一看见的是个小姑娘，她坐在站台尽头的一些木板上。马修一见那是一个女孩，于是侧身迅速由她身旁经过，连看也不看她。假如他看她一眼，就肯定能留意到她的姿势与神情中所包含的执著和等待了。她正坐在那里等待某件事情或者某个人，因为当时她只有坐在那里等，没有其它的事儿可以干，因此她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等待着。

马修碰见了火车站站长。他正在锁售票处的门，想要回去吃晚饭。马修于是问他五点半的火车是否就要到了。

“五点半的火车早到了，半个钟头以前就走了，”这个神采奕奕的高级职员说，“不过给你留下一个乘客——一个女孩。她正坐在那儿的木板堆上。我让她去女候车室，但她很郑重地对我说她愿意呆在外边，‘那儿有很广阔的天地，可以叫我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她说。我不能否认，她确实是一个怪孩子。”

“我不想接一个女孩，”马修不知所措地说，“我来是要接一个男孩。他应该在这里。亚历山大·斯宾塞太太将他由新苏格夏给我带来的。”

火车站站长打了一声口哨。

“我想这肯定是弄错了，”他说，“斯宾塞太太带着那个女孩走下火车，将她交给我照看。她说你与你的妹妹是从救济院领养的她，并且说你很快就会前来接她。我知道的只有这些——我也没把其他的孤儿藏起来。”

“我搞不懂。”马修茫然地说，只希望玛丽拉在这儿来应付这样的局面。

“行了，你不妨问一下那个小女孩，”火车站站长毫不在乎地说道，“我可以保证她能说清楚——她自己长着舌头，这是能够肯定的。也许你想

要的那种男孩，他们暂时没有。”

站长觉得肚子饿了，就只管离开了，剩下倒霉的马修去干一件对他而言比去狮子洞拔狮须更难办到的事情——来到一个女孩面前——一个不认识的女孩——一个没有父母的女孩——问她怎么不是一个男孩。马修转过身去，拖着脚步缓慢地沿着站台朝她走过去，一面心中连连叫苦。

自打他从她身旁路过，她就始终看着他，此时她的眼睛仍然停留在他的身上。马修没看她，就算他看她一眼，也不会看清楚她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是一位平常的观察者却会留下这种印象：一个约莫十多岁的孩子，身穿一件又短、又紧、又脏的微微发黄的灰绒布罩衫。她戴着一顶褪色的褐色水手帽，真正的厚厚的红头发梳起来的两条发辫从帽子下面伸出来，拖在身后。她那惨白瘦弱的脸上有很多雀斑，嘴巴与眼睛都很大，她的双眼在流露一些神态与情绪的时候看上去是绿的，在其它的情况下却是灰色的。

这些是平常的观察者所看见的；一个不平常的观察者也许已经看到，她的下巴特别尖，有棱有角，一双大眼睛中满是精神与活力；嘴唇轮廓优美，富有表情；额头宽大；反正，我们那个有眼力的不同寻常的观察者会得出这种结论：这个无家可归的女孩的身体中有着与众不同的灵魂，而害羞的马修·卡斯伯特却对她怀着荒谬可笑的害怕心理。

但是，马修不必因为先开口讲话而遭受痛苦了，因为当她肯定他是朝她走来的时候，就站起身来，一只瘦弱的棕色小手抓着一只破旧不堪的老式手提包的把手，另外一只手朝他伸过来。

“我认为你就是绿墙农庄的马修·卡斯伯特先生吧？”她用一种非常悦耳动人的声音说，“很高兴见到你，我刚才还担心你不来接我了，我想像着一切也许会发生的令你走不开的事情。我已经下定决心，假如你今天晚上不来接我，我就沿着铁轨去转弯处的那棵大野樱桃树底下，爬到上面去过一夜。

我一点儿都不会害怕，睡在月光下面一棵盛开着白花的野樱桃树上肯定很惬意，难道你不这样想？你可以想像自己住在大理石建成的大厅内，是不是？假如你今天晚上不来，我可以保证明天早晨你肯定会来接我。”

马修难为情地握着这只瘦小的手，他立即决定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他无法对这个双眼炯炯有神的孩子说事情发生了变化，他想领她回家叫玛丽拉向她解释。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也不能将她丢在布赖特河车站不管，所以一切问题和解释都可以拖到他顺利回到绿墙农庄后再讲。

“很抱歉，我来晚了，”他羞怯地说，“来，马车就在那儿的院子中。我来拿提包。”

“啊，我能提动，”孩子笑着答道，“它很轻。我将自己的全部财产都放在了里面，不过它仍然很轻。并且，必须用一种特殊的办法提它，不然把手便会掉下来——因此不妨由我提着，我知道怎样提它。这是一只特别破旧的提包。哦，你来了我很开心，尽管在野樱桃树上过一夜也很好。我们将乘车走很远一段路，是不是？斯宾塞太太告诉我有八英里远。我很快乐，因为我愿意坐车。我即将与你们共同生活，而且成为你们家里的一员，这看上去实在太好了。我还从来不曾属于任何一个家庭——不曾真正地属于过。但是救济院是最差劲儿不过的了。我在里边只生活了四个月，已经很难受了。我相信你没有在救济院生活过，因此你无法理解那是个怎样的地方。你难以想像它有多么糟糕。斯宾塞太太说，我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我没有丝毫恶意。一个人在无意中很容易就变坏，是不是？他们都是好人，你知道——救济院里的那些人。但是救济院中没有太多让你想像的地方——只有从别的孤儿身上产生联想。想像关于他们的各种事情，的确非常有意思——想像坐在你身边的那个女孩或许是一个有地位的伯爵的女儿，在她还是婴孩的时候，一个狠心的奶妈将她由父母那儿带走，还来不及说出一切，这个奶妈便死去了。